编者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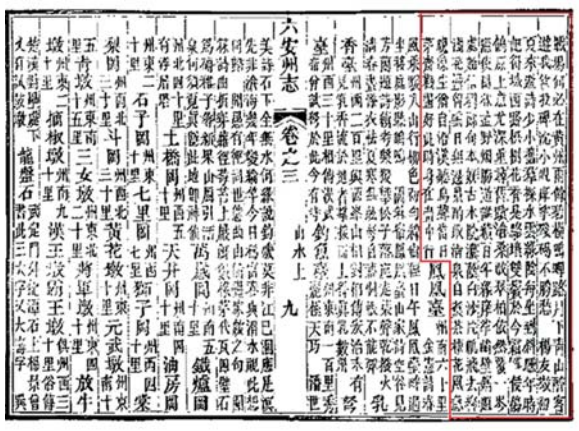
赤壁，又叫小赤壁。位于六安城西五里，下临淠河。系六安古八景之一。州志载：小赤壁下临大河，断岸千尺，镌“小赤壁”字于壁上，时多乘流泛舟题诗于壁。

如今，六安古八景很多不复存在，被赋予了更多的想象空间，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，不仅仅折服于它的风景秀丽，还离不开它被赋予的丰厚文化底蕴。这些看不见摸不着却又触及人们心灵的无形资产，与客观存在的山水风貌，都是构成六安人文的丰厚要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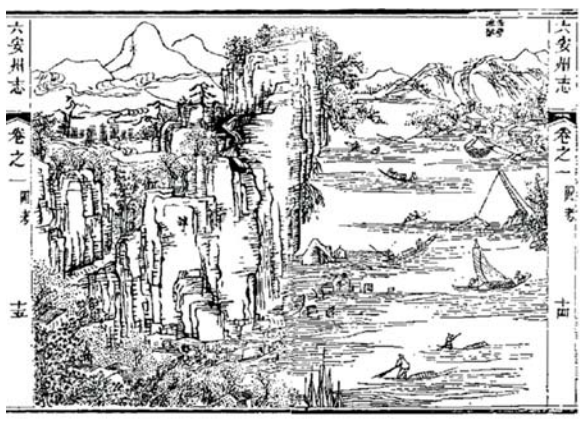
小赤壁的前世今生

朱 涛

本报记者 田凯平 摄



清《同治六安州志.山水》篇载六安小赤壁



《清同治六安州志》绘六安赤壁渔歌图

赤壁渔歌图

清《同治六安州志卷二十六.官绩》篇载徐必进

2016年10月，六安城西通往河西的赤壁路桥建成通车，那么，为何命名赤壁路桥呢？因其桥南河畔高阜之处，旧为六安八景之“小赤壁”，在最早的六安史志《明万历六安州志》已有六安小赤壁的记载，后《清同治六安州志》中均收录其六安小赤壁的记载。

清《同治六安州志》载：小赤壁，州西五里，下临大河，断岸千尺，镌小赤壁字，旧为徐宪副别墅，时多乘流泛舟，题诗壁上，有刘公垓刻句，后人妄改，失其本旨。柳州太守骆氏先茔相近，古柏参天，有枳花自远方移植。文中徐宪副，即徐必进，清《同治六安州志》有载：“徐必进，字镜川，赋质端方，天性仁孝，弱冠登嘉靖丙辰进士，授福州府推官，历礼部二曹郎，出知嘉兴府七载，郡人戴之如神君，升福建按察司副使，寻告归(即告老归乡)。好施与置义田，以赡族里中，待举火者百余家，岁饥捐赀以赈市。经史诸书藏尊經阁，著作甚富。长子守谦万历辛卯亚魁，孙致章、致觉并。本朝进士为名臣，嘉兴三塔寺有五太守祠，必进居一。士民立碑颂德，诗云：徐公碑石插江头，故老群看尽泪流。论到定时终不易，官於去后复何求。一双白璧凭谁识，半亩青山得自由。试拟襄阳羊叔子，并传遗爱风诸侯。其去后思如此”。对于徐必进为何告老还乡？《清同治六安州志》中只字未提，但据明代沈德潜所著《万历野获编.补遗二.吏部》篇记载“汪徐相仇”一事，似与徐必进告老还乡有莫大的关联：“汪雅堂名在前，歙人也，嘉靖之末以诸生侍其父炎为崇德县丞。其父胡明经，性迂癖，与同僚不协，被其构于上台，因得罪，下讼牒于嘉兴知府徐必进。徐亦素憎其倨，立意罗织之，谳日当受笞，雅堂蒲伏哀泣，愿代受扑，且口称生员。徐益怒，即出题试以文，以成以献，则又呵骂谓文理乖谬，称儒必伪，命痛棰，丞胥靡之。汪归应试，即以是年列贤书，明春戊辰举进士，筮仕即得嘉兴府推官，徐已惊怖。汪奉丞夫妇来廨舍，徐礼接殷缛，馈饷无间，汪亦伪与周旋，久之自谓忘故隙，且欢好矣。徐有吏才，但乏素丝之誉(即“素丝羔羊”的省称，用作对清廉者的誉辞)汪潜瞰其簠簋，默籍日月，纤毫不爽，及用事之司狱与衙役俱备侦详记，上之直指，白简纠之。时新郑高文襄兼领吏部，正加意惩贪，得旨提问追赃，则徐已升福建海道副使行矣。遂从闽中逮至对簿，则所坐皆实，锢浙江按察司狱，久之赃完始发遣。徐庐州府六安州人也，与汪为桑梓，初处丞固无香火情，比汪报东门之役，人亦尤其已甚。汪以常调仅转南刑部郎以去，至今上辛巳以计典罢官。其人性慧多才，未究其用，暮年尚未忘再出也。”

这样的官场斗争使罢官归乡的徐必进心灰意冷，寄情于家乡的山水，终老于六安。徐必进三代均明、清为官，其孙徐致章、徐致觉为清顺治、康熙年间名士，徐致觉系清顺治翰林院编修，曾为霍山知县李居一所筑潜台枕流亭，作《枕流亭记》一文，《清同治六安州志.卷七.墓葬》篇记载徐致章去世后葬城西四十里烟墩集，烟墩即古代的烽火台，其族人聚烟墩集而居，遂成大姓，烟墩集今名徐集当来源于此。

小赤壁原址位于六安西门外五里的淠河边，旧有奇峰突起，断岸千尺，红岩峭壁，地势险峻。罢官归来的徐必进在其西南岗埠之上筑小亭，亭前筑屋，遍栽垂柳，杂植花卉，作徐氏别墅。其对面的山坡为广西柳州太守骆士愤的先祖坟茔，据《清同治六安州志.卷二十七.官绩》篇载：“骆士愤，字子发，号念庵。赠中宪大夫。应宿第三子也。淳厚力学，精诣六书。顺治丙戌举于乡，母老，就教授常熟县学教谕。孙承恩、翁叔元皆所识拔也。擢郧阳府推官，多所平反。丁酉，分校省闱，所得王追骐、奚禄诒，王封溶俱名宿。康熙六年。迁柳州府。柳犵悍难治，以实心行实政，风化大行。癸丑致仕，郡人拥舆扳留，为建生祠。归里后，循墙益共三举，乡饮不敢以尊达自居。性至孝，于郭西先茔侧构祠，手植梧柏百千章，自称西堂待者。”曾为其祖坟自远方移植来枳树一株，故杨有敬诗有“年时记得城西路，枳树花香是骆坟”句。又据《清同治六安州志·卷之七·寺观》篇载清六安州署陶允宜在其西枫香涧(即今凤凰河，)筑有“镜心禅院”，山环水绕，泉壑清幽；又有修竹茂林，临风摇姿。晨昏之时，淠河上渔舟轻荡，银鳞闪光，渔歌互答，其声悠远。嘉兴姚弘谟为当时名士，时在六安为官，为之在临河峭壁之上题“小赤壁”三字，被放谪任六安州同知刘垓，为之写《小赤壁游记》，六安小赤壁遂成六安八景之一，如今由于历史上的淠河发生过多次的洪水，导致河道淤积，岸边形成沙滩，小赤壁早已被淤积，只留其名其地了。

明刘垓，南京刑部广西司主事，曾被放谪任六安州同知，明《万历六安州志》的编纂主事者，其在六安上任期间，写下多篇山水游记，如《九公山记》、《龙穴山记》和《游小赤壁记》等多篇记载六安山水的文字。据《大明一统志·人物》载：“刘垓，潜江人，隆庆辛未进士，授太平司理，有声。转礼部，恳求吴、赵二史，廷杖。忤执政被谪，再起云南学宪，得士心。谢政归，创同仁书院讲学。置义田仓冢。卒，祀乡贤。”

明《万历六安州志》载刘垓《游小赤壁记》，原文如下：

“六州城西五里许为小赤壁，盖徐宪使有之，姚太史名之，以山临水上，其石壁壁立数千尺云。宗伯刘子与客载酒游其上，客曰：胡为乎为小赤壁？岂以楚居大而六其小者？与宗伯子曰：其然，不曰登东山小鲁，登太山小天下，登斯山也宁不可小赤壁乎？且赤壁有真，即自诸葛氏与公瑾合策，一战破曹瞒(曹操，小字阿瞒)百万於嘉鱼，而赤壁遂名，未有諸葛赤壁奚名也！后数百年子瞻氏放黄州，与客笑傲洲渚，作为二赋留壮江关，而嘉鱼之赤壁移而黄矣！然则黄处其胜将无小嘉鱼之赤壁？今又数百年，姚太史氏放六州，与徐宪使赓歌山曲形之篇什(《诗经》的“雅”和“颂”以十篇为一什，所以诗章又称“篇什”)，而黄州之赤壁更移而六矣！然则六处其胜又將无小黄州之赤壁，夫物无始无无始始於人，地无真无无真真於人，人以地徵地以人胜也，且嘉鱼无论巴平冈列秀川渺林稀，牧夫樵人且得狎而窥焉，则六壁之隘孰与黄之阔？千頃波涛龙蛇为窟危樯峻石兩不相依，纵壮士登舟敢望而不敢泊，则黄壁之险又孰與六之安若？乃叶风在驭明月中天把酒浩歌形胜俱化，或阚洞庭而朝江汉，或俯龙穴(龙穴山之有龙穴)而望淮海，寓江动庙廊之思履岩切吕尚之想，奚啻沂浴薄彼兰亭？此则黄六之所同，而苏、姚諸君子之为乐一也！孰小而孰大即又孰真而孰非真耶？余楚人也，來放於六，卑卑无能安敢望苏姚？顾其跌宕豪纵，盖亦有窃二公之似者，时未见太史犹获礼於宪使，宪使拉余游而余或自为游，则六之赤壁余又得而有之，且苏姚在黄、在六各据一胜，余生楚而宦六也，兼有其胜岂余幸耶？抑兹赤壁幸也？顾方余在楚也，人谓黄大今而在六也，人又谓六大，然则大耶小耶，吾何辩耶？又不知黄六而外更有赤壁耶？客曰：大小有无，不可知已，姑饮酒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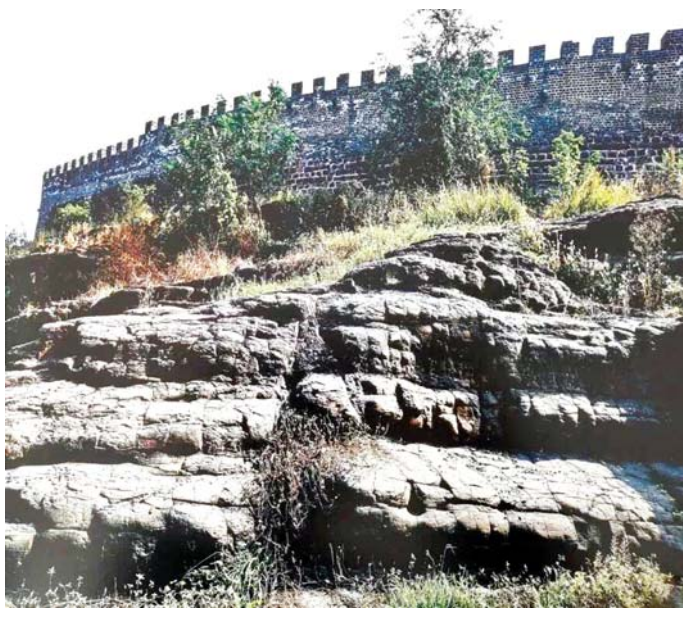
笔者认为其文与苏东坡《赤壁赋》有异曲同工之意，故将其文译如下：“距离六安城西五里左右有个小赤壁，大约是徐宪史才开始有的，姚太史为其题名，凭山临水，其临水石壁高数千尺。尚书刘先生与客人在其上饮酒，客问：为什么叫小赤壁呢？难道是因为楚地大而六安小吗？我说：本来就是这样啊！前人登东山而小鲁，登泰山而小天下，登上此山难道不可以小赤壁吗？而且赤壁亦有真伪，自从诸葛亮与周公瑾合谋，在嘉鱼一战大败曹操百万大军后，而赤壁就天下有名了，没有诸葛亮赤壁能有名吗？数百年之后苏东坡放迁黄州，与客人笑傲沙洲，留下两首赋(注：指《前赤壁赋》和《后赤壁赋》)壮此江关，而嘉鱼赤壁就移到黄州了！既然如此，难道说黄州赤壁之胜小于嘉鱼赤壁吗？如今又过了几百年，姚太史在六安为官，与徐宪史酬唱和诗，点睛山水风景，于是黄州的赤壁即移换到六安了，既然如此，莫非六安的赤壁又小于黄州的赤壁吗？万物于人而言没有始何来终，天地于人而言没有无何来本真？人凭籍地的形胜，而地凭籍人丰神为佳境，况且嘉鱼不论平冈列秀、川渺林稀，放牛打柴的人都亲近而观赏，那么六安赤壁与黄州赤壁究竟谁狭隘谁气阔？千顷波涛之下龙蛇占据为窟，危樯陡石互不相依，纵然是壮士登船也只敢眺望而不敢停泊其下，那黄州赤壁之险又怎比六安的赤壁呢？于是驾驭长风月明中天，把酒放歌神游天下，时而俯瞰洞庭朝拜长江、汉水，时而俯视龙穴(注：六安古景龙穴山上曾经有龙穴)而望淮河、江海，寓居在江河之间而念朝廷之事，履行在山水之间还存吕尚之抱负，岂能怡然处世而轻薄兰亭之风雅吗？这就是黄州赤壁与六安赤壁的不同，而苏东坡、姚太史诸君子只为一乐也！谁为小又谁为大？谁为真而谁又为非真呢？我出生于楚地，却在六安做官，平庸无能怎么敢奢望有苏东坡与姚太史之文采呢？观其字跌宕豪迈，私下认为二公形神相似，当时还没有见到姚太史时即获得徐宪史的礼遇，徐宪史拉着我一起游玩六安山水，有时也自己游玩，所以得以有机会游六安的赤壁，而苏东坡在黄州、姚太史在六安各据一处胜景，我出生于楚地而在六安为官，兼有小赤壁之胜景难道我不幸运吗？或是此小赤壁之幸运呢？回想起我曾经在楚地时，人都说黄州赤壁大，现如今在六安，人又说六安赤壁大，那到底谁大谁小呢？我又怎么辨别呢？又却不知除了黄州赤壁、六安赤壁之外，或许其它地方还有赤壁呢？客人说：大、小、有、无，不能都知道那么清楚，姑且不谈这些，还是喝酒吧”！

文中姚太史，即姚弘谟，字继文，号禹门，浙江秀水县(今浙江嘉兴)人。嘉靖三十二年(公元1553年)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，以文学触忤当道，贬为六安州判官。旋迁江西参政，改南京太常寺少卿，领国子监祭酒，升礼部左侍郎，终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，卒赠礼部尚书。太史，明时对翰林的别称，姚弘谟曾为翰林院侍读学士，故称姚太史。

时达官贵人、文人墨客争相在其临河石壁之上镌刻题诗：

杨际桧诗：

西园斜枕曲江湄，林薮欣陪此日嬉。
雨过可怜芳草色，风徵惟有落花知。
登台共下徐公榻，作赋惭无楚客辞。
坐对青山看欲暮，关尊不厌席频移。



←现景为修旧如旧后的古城墙一段。

刘杰 摄

李懋桧诗：

使君雅有东山兴，末老投簪卧此丘。
云护薜萝叶野崖，未萦几席即沧洲。
泛舟与客皆秋望，得酒烹鱼尽醉休。
想是前身苏学士，惭予昔日忝同游。

明万历六安同知刘垓诗：

千寻临碧落，半壁倚中天。
涧古蚪龙隐，霞深芝草鲜。
何当鸣凤客，来问钓鱼船。
宣诏从天上，探奇访洞先。
尊开蓬岛北，人倚斗牛边。
渔火明还灭，舷歌断复连。
归航催暮雨，飞瀑破暝烟。
御李惭佳士，存刘感大贤。
胜游应不朽，意气迥无前。
太史宁须奏，星河夜有骞。

张一坤诗：

平原百里上，突兀一崖丘。
未必嘉黄胜，翻成汗漫游。
雪堂无客到，天禄有锺留。
醉矣忘归路，轻风荡小舟。

明万历六安知州杨懋魁雪中游小赤壁诗：

朔风吹雪下瑶台，乘兴扁舟访戴来。
赤壁只今非昨日，羽衣何事重飞迴。
矶头月晕连天白，霜后鸿声入夜哀。
坐拥骊鹂欢未已，更於何处可寻梅。

卢见曾中秋放棹诗：

桂花村郭枕河流，佳节开衙一放舟。
名迹偶然同赤壁，战场何必在黄州。
雨馀碧树鸣蝉路，月下青山醉客游。
我欲投碑沈小岘，摩挲残碣不胜愁。

杨有敬初夏来游诗：

少小携群探水云，绿荫每坐到斜曛。
年时记得城西路，枳树花香是骆坟。
双鬓於今霜雪侵，鹡鸰原上意尤深。
重改旧迹沧桑改，翠柏依然覆一岑。
宪使园林尽野烟，勝迹谁续百年缘。
摩挲峭壁镌题处，始信刘郎句本妍。
古木阴浓荫白沙，片桃飞去响涛花。
汤青云日无旁景，酌取清泉自煮茶。
栋花风急晚凉生，犹自沿溪听鸟声。
当日茅斋观画好，此时身在画中行。

六安小赤壁故址位于今赤壁路桥南左侧的高阜之处，为上世纪五十年代“大办钢铁”时的六安钢厂所在地，解放前三、四十年代六安人金文焕在此处创建了六安炼锅厂，建国以后其厂被收归国有。1958年全国兴起“大办钢铁运动”时炼锅厂改建成了六安钢厂，初用老淠河铁砂冶炼，后用矿石冶炼，如今保留下来的高炉就是当年用来炼矿石的，保留下来的水塔修改成了“淠河欢歌”参观平台，其下就是姚宏谟题名的小赤壁的故址，据说上世纪三十年代还有人曾见到石壁上镌刻的小赤壁三字，后随着当年的“大办钢铁”的兴起被埋没，推测其字可能仍在，只是被埋汰了，如今这里已经改造成淠河边的观景台，曾经六安小赤壁，渔船万家，渔歌唱晚。《清同治六安州志》绘有《赤壁渔歌》图记叙其繁华胜景，从图中可以看出，小赤壁距水千尺，其下渔舟往来。随着历史上的河道的迁徙淤积，小赤壁也和霍山潛台寺的命运一样，被人渐渐遗忘，不知此生还能见否？如今这里已经改造成淠河边的观景台，却没有几个六安本地人，还记得当年文人争游、墨客题诗的六安小赤壁在何处了？今以此文抛砖引玉，希望更多人关注六安的历史沧桑。

赤壁路桥 本报记者 岳阳 摄